

大道廢有仁我智惠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道散則降而生非偽勝則反而貴道降者道之微而反者衰之極也方道之未散仁義潛乎其中不可分別指數及其煦煦為仁而人以煦煦懷其仁子子為義而人以子子懷其義使大道之行以公天下則仁義又何足以進於其前哉不幸而又有小智小惠者切仁義而行之則偽自此滋亂自此始是之謂降而生非及其末流人偽既多無非非者群非之中稍有自異於是從而貴之故六親不和然後知有慈孝家國昏亂然後知有忠臣是謂反而貴道方其散則見其似而忘其全及其衰則蕩然無餘而貴其似此其所以每降而愈下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聖者不自以為聖智者不自以為智使聖

智而可絕皆非聖智也仁者不自以為仁義者不自以為義使仁義而可絕皆非仁義也大巧不見其巧大利不見其利使巧利可絕皆非巧利也聖人用其實不取其文故其見於外者無其形眾人竊其似以亂其真故令見於外者有所屬無其形者利物而物不知有所屬者徒足以亂天下而已聖人惡偽之足以亂真故欲絕其本原以救末流之弊使天下之人不復懷利心而竊聖智之行假仁義而棄孝慈之實用盜賊而棄巧利之便惟以素朴先民見其見素抱朴則不敢以文欺物不以私欲示民見其少私寡欲則不敢以文自欺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三

十五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絲四

息齋道人解

道經下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兮無所歸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兮若海濛濛兮若無所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學不至於無所學非絕學也道以無得為得學以無學為學使道而可得皆仁義也使學而可學皆名數也故聖人以無得為得道以無學為真學故曰絕學無憂若未至於無學則天下之學無窮得其一而遺其二得於此而失於彼則必以得為善失為憂無時而息矣道之本原自其本而觀之則未始不同若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則

未必至於大異且唯之為恭阿之為慢方其唯阿之間則相去幾何及其為恭與慢則相去遠矣嚮理為善背理為惡去其嚮背之間相去幾何及其與善與惡則相去遠矣聖人嘗觀其始知其本同故反慢而為恭反惡而為善在俄頃之間耳若知唯阿善惡之本同則造於絕學有不難者然聖人出而應世豈能易一世之所欲以隨吾之所欲同一世之所見以齊吾見人之所樂吾亦從而樂之人之所畏亦從而畏之但所以異於眾者眾人荒樂無典熙熙然其樂如春登臺其美如享太牢其明昭昭然謂莫我若其智察察然謂莫我過蓋其心實以為樂實以為美實以為明實以為智昧於心性而惟實之知故心外無所見聖人心游於道其應物者非其實也故怕于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若無所歸忽若海漂若無所止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豈真愚人之心哉蓋我所異於眾人識本達

原不流於末是謂貴食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孔者大也德之大者其容亦大道未嘗有容而孔德之容亦依於道故起以道起吾不知其起滅以道滅吾不知其滅道之為物恍惚窈冥而不可常然於恍惚之中有象於恍惚之中有物於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中之有眾以為有而不知有本不實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不知無中反有蓋有中之有有之粗者也唯無中之有然後為有中之真唯其真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是謂有信自古及今不變不異其精不去聖人所以能觀群有之始而知群有之所由然以其體於至無故能觀眾有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其能與之爭故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歸之

物不可以終曲故曲則全物不可以終枉故枉則直窪則必盈弊則必新少則易得多則易感此盈虛之至理也古之聖人所以能為萬物宗者以其抱一也抱一者常與道俱故不自見因人之見不自是而因物之是不自有其功而因人之功不自矜其長而因人之長唯其立於物之獨而不與物爭故天下其能與之爭聖人循理而動水其不全不可得以未嘗不全而能致曲以養之其全之也至矣是謂誠全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

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

時然後言人不知其有言也是謂希言自然若強而言之如飄風驟雨雖可以暫於一時然必有不能繼者夫以天地之力不以其常而飄忽振蕩尚不能久而況於人手故從事於道者未嘗有意於得失之間其中自然知其本無得失也本無得失而隨世得失故或得或失皆信其所至而吾無容心焉故同於道亦可也同於德亦可也同於失者亦可也同於道者樂得其道同於德者樂得其德同於失者樂失其失得亦吾不知也失亦吾不知也是知謂內重則自信若不足於信則得失之念紛然於中有得有失自疑之不暇而况欲人之信已哉

政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政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石無足而立風無足而行蓋由立者不知其立行者不知其行也足不至地曰跂足越於行曰跨立而跂立必不久行而跨行必不長古之學道者必全於天及其遇物而應不作思慮如人手足耳目內應於心無使之者若使手足耳目思而後應則舉動之間莫知所措矣是以自見者不自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由其有自心也學道而有自心是為餘食贅行夫食者適於飽行者適於事既飽之餘芻藜滿前唯恐其不持去行不適事雖仲子之廉尾生之信猶可厭也故食之餘與行之贅此二者物或惡之有道者嘗行其所自然故食不餘行不贅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

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謂之有物者不可名也謂之混成者不可修也先天地生不見其始既不見其始則不知其終既無始終則獨立不改然雖獨立未嘗獨立周行萬物無所不入而無有危殆天下之物無不由之而出生生不窮故可以為天下母然謂之獨立非獨立謂之周行非周行謂之天下母非天下母吾皆莫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謂之大矣然其大未嘗見大而嘗化故曰逝謂之逝矣然其實未嘗去無所不周故曰遠謂之遠矣然其一念之間無所不具故曰反猶其大而能逝遠而能反故非大非細非遠非近皆不可名是之謂道及道降而生物天地區分域中四大自世人言之則王之大不及天地之大天地之大不及道之大而此言四大王居一焉遂以王配道若無難者夫以一人之身喜怒哀樂之節

尚可位天地育萬物而況於王乎苟能轉以相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則王之配道又何難哉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必歸重躁必歸靜故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無所不至而不離其本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無所不為而常無為也奈何萬乘之君不自量其重而徒以身驅馳於天下之細故若以細故自嬰則一物足以役之矣又何足以宰制天下邪雖然輕與躁皆足以為病而躁之病尤甚於輕蓋輕者役其心淺而躁者役其心深輕之失不過失於所輕而止躁之失則中君內擾失靜之全故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跡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筭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之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行未有無跡言未有無瑕計未有無非筭閉未有非關鍵結未有非繩約惟得道者行不有足故無轍跡言不以口故無瑕譎計不以心故無筭筭閉不以關鍵故不可開結不以繩約故不可解由其以至常為體而妙於用常故能無所不善常之為道人人而有物物而得既謂之常則不以人而多不以物而少由人與物雖均有常而失其真常故聖人每以真常救之以真常救人則人無棄人以真常救物則物無棄物然亦豈聖人能為此哉猶人與物皆有此明聖人還以其元明示之故曰是謂襲明至於襲明則均於一惟人無善無不善故善人不善人之師言不善人之可以為善人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言不善人之本

同善人也若不貴其師而不師其善不愛其資而甘於為惡雖有多智祗益為迷反本還原是謂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浴為天下浴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朴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雄動而作雌靜而處動必歸靜雄必歸雌故為天下谷白者欲其有知黑者欲其無知有知以無知為貴知白以守黑為賢故為天下式榮者我加於人辱者人加於我我加於人而人能受則其益在人人加於我而我能受則其益在我故為天下谷然道之常豈有所謂雄雌白黑榮辱者哉曰知曰守者非常德也及散而為德以德自處若用其雄用其白用其榮則失常德矣若用其雌常德不離歸復于嬰兒用其黑

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用其辱常德乃足
復歸于朴所謂曰嬰兒曰無極曰朴者皆
真常也故真常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守
必使可知可守者復歸于常然後為道及
朴散為器聖人以道制器然猶不失於道
故用之為官長官長者視天下猶官長之
非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
是為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
或隨或虛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墜是以聖
人去甚去奢去泰

聖人體道以為質不得已而愛形於天地
之間由天下不得聖人則不治故不得已
取天下而為之然聖人視此身猶寄也以
天下寄其所寄豈肯強其所無以失真常
之道哉由不知道者以天下為寶有而我
始君之於是以有為撓之以有物執之而
不知其所為者反足以敗之其所失者反

足以失之蓋物之在天下或自可以行或
止可以隨或虛之可暖或吹之可寒或強
而壯或贏而損或任而載或弱而墜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若必欲為之執之使行者
為隨墜者為吹強者為贏載者為墜則雖
天且不可而況於人手聖人因其自然知
其所受受者有不可變但去其甚去其奢
去其泰使可行可虛可強可載者不至於
過而或隨或吹或贏或墜者不至於不及
是謂以吾自然相其自然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
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
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
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
謂不道不道早已

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
其兄是謂好還兵之不勝其害未易一二
數使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
天不能使之和故荆棘生於屯戰之所飢

鐘起於軍旅之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
善戰者因其不得已果於一決而不以是
取強果者不久之謂也內持不得已之心
外為一戰之決故未嘗矜未嘗驕未嘗伐
未嘗強皆由生於不得已也若不得已而不
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為不道
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而況於兵之
實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
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
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
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
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
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兵不可佳而佳猶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
殺人然後可以言兵孫吳之論兵審虛實
辨奇正其言詳矣然虛實奇正之本孫吳
未必知之也老氏曰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夫以恬淡言兵誠若不類然不知恬淡則靜靜者勝之本也狂躁則動動者敗之基也梁襄問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惜其不足以知此使果不嗜殺人則定天下有不難者自古及今不嗜殺人者必興嗜殺人者必亡嗜殺人而暫成者有已未有嗜殺人而多歷年者也故君子戰勝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有道者不處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此章言道與器相與為循環輕重也道常無名不可得而見然匹夫得之朴雖小天下不敢臣知尊之無以加於我也侯王雖大若不能守則萬物不賓蓋能賓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譬如天地真位雖有高下

之殊然至合以降甘露非有人使之而無不齊者是天地未嘗不同也由是觀之道雖小不必輕侯王雖大不必貴天地雖判不必離雖道散而為物物各有名而天亦未嘗遂棄物也惟其未嘗棄物物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殆者以天猶生之也故物不以道散而虧道不以物生而散譬猶川谷之為雲雨江海之為浸潤川谷之氣未嘗不通於江海而江海之氣未嘗不通於川谷若以道觀之則未嘗二日而不循環若以器取之則水陸之分有不同者矣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知在外為智在內為明勝在外為力在內為強智與力為安明與強為真入道之門皆由于此人所以不能入道者以自見不明而為物所勝也若內明則自不驕外不驚外則漸能勝物積日既深自然入道凡

不足者蓋有不知我之有也萬物皆備於我返照內觀知取諸一身而足不亦富乎知足心生漸離諸有有力未全未能充其所見必有強志乃能力行見清淨根漸返於道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古今浩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大道紀号章第三十四

大道紀号其可在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王常無欲可名為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為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道紀号充滿八極及其用之如在左右萬物非道不生而道未嘗言其能也萬物非道不成而道未嘗自名其功也萬物非道不養而道未嘗自以為主也方其小則不見其朕及其大則未嘗主萬物萬物悉歸馬聖人亦然終不自以為大而萬物終無以過之惟其不取大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
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
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道降而有象象生則物往從之愚者往而
不返智者往而不害往而不返者失道而
從物也往而不害者與道俱也既與道俱
往不離道無所不安無所不平無所不泰
與道為一心不知道道不知心若知道而
行則有不安有不平有不泰矣聖人之於
形器如過客之寓於旅亭暫住而去未嘗
有顧惜之心苟為欲樂所餌過客止於所
寓留而不去未有不為患者故聖人雖在
形器之間執大象而往雖從於物其心常
與道俱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
之聲用無用之用即於形器之間全收道
用此其所以安平泰也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心之為物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欲以止之轉止轉動聖人
知其不可強止固欲翕反張之欲弱反強
之欲廢反興之欲奪反與之夫欲止動以
止止之止不可得必固反之以動求止自
動觀妄動已而竭妄廢真還自然歸止後
雖欲動動心不起心既不起止亦不生此
聖人猶心弱志廢情奪欲之道微而難見
故曰是謂微明此之微明既柔且弱而能
勝天下剛強之欲以其不離道母也若離
道母則如魚之脫於淵魚既不可脫於淵
則國之利器亦不可示人以此示人人示
將有不信者矣此篇世之解者不循其本
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禮之所以發
冢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
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
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自無而入有始於喜怒哀樂之萌而極
於禮樂刑政之備極而不返化無窮則
愈失道矣故聖人於其將流則復以朴鎮
之既鎮以朴朴亦無名雖用無名之朴亦
將若不欲苟有用朴之心則朴非其朴矣
不欲以靜民將自正

道德真經義解卷之二